

皇
后
錄
二

C40
4514

C40-4514

碧巖錄序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霧
方願神妙術其惟雪竇禪師
具超宗超格正眼提掇正令
不露風規秉直梯煥和鉗鋌

上巴鼻銀山鐵



B 64853

牧咬錢牛難為
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
有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
迷而請益老人懸以垂慈剔
抉淵源剖析庠理當陽直指
豈立見知百則公案落頭一

串穿來一隊光澤次第提將
按過須知趙壁本無瑕類相
如錫誑秦王玉道實乎無言
宗師垂慈抹弊儻如是見方
知徹底老婆其或泥向洗言
種族普照幸親師

司道後集成簡編

鄙拙叙其本末時
建炎戊申暮春晦日
泰學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目錄

第一卷

無碍禪師降魔表附後

武帝問達磨大師

趙州示衆至道無難

馬大師不安德山到為山

雪峯示衆盡大地如粟粒大雲門垂語十五日巳前不問汝

僧問法眼如何翠巖夏末可依

僧問趙州如何是睦州問僧近離處

黃蘗示

僧問巴陵

振婆宗

僧問洞山

如何是佛

僧問雲門

不是目前機

僧問鏡清

學人吟請師啄

僧問香林

祖師西來意

肅宗帝問忠國師

百年後

俱胝見僧監指

龍牙問翠微

祖師西來意

第三卷

僧問智門蓮花

雪峰示衆

南山麓鼻

保福長慶遊山

劉鐵磨到潞山

蓮華峰庵主示衆

僧問百丈奇特事

僧問雲門

樹凋葉落時如何

南泉叅百丈

僧問大隋

切火洞然

僧問趙州

親見南泉是否

第四卷

麻谷持錫到章敬

定上座問臨濟

佛法大意

陳操尚書看資福

仰山問僧

誰甚矣

文殊問無着

近離甚處

長沙遊山

歸至門首

盤山語

無法

風穴在郢州

衙內上堂

僧問雲門清淨

陸巨大夫與南泉語

第五卷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

龐居士辭藥山

僧問洞山寒暑到來

禾山垂語學調之聞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

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

僧問雲門身法

王大傳入招慶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

僧問雲門塵塵三昧

第六卷

雪峰住菴有二僧禮拜

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

馬大師與百丈行次

雲門問僧近離其處

道吾與漸源慰吊

良禪客問欽山三關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

雲門以拄杖子示衆

第七卷

風穴垂語若立一塵

雲門示衆乳坤之內

南泉兩堂爭猫兒

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

外道問佛

巖頭問僧甚處來

梁武帝請傳大士

講經

仰山問三聖

汝名什麼

南泉歸宗麻谷

同禮志師

潞山五峯雲巖

同侍立

第八卷

百丈復問五峰

併却

百丈又問雲巖

併却

僧問馬大師

離四句

金牛和尚

將飯桶

僧從定和尚

會乘

丹霞問僧

甚處

僧問雲門

越起

古有十六開士

僧問投子

是一切佛聲

僧問趙州

初生孩兒

第九卷

僧問藥山

平田茂草

僧問大龍

色身敗壞

雲門示衆

古佛與露柱相交

維摩詰問文殊師利

僧到桐峯菴處

雲門垂語

人人有光明

雲門示衆

藥病相依

玄沙示衆

諸方老宿接物利生

雲巖問道吾

大悲手眼

僧問智門

服石

第十卷

鹽官喚侍者

將扇子來

世尊一日陞座

僧問大光

長慶因
長慶讀

楞嚴經云

長慶云

阿羅漢
有三毒

趙州三轉語

金剛經云

若為人
輕賤

天子和尚行脚

肅宗帝問忠國師

僧問巴陵

吹毛
劍

圓悟禪師碧巖錄目錄終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一

後學性一閱

徐大蒞捐梓

垂示云隔山見烟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
牛舉一明三目機鉢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
於截斷衆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
當恁麼時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
藤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說這不如何是聖諦

第一義

是甚繫

磨云廓然無聖

并謂多少奇

可然帝曰對朕者誰

果然

模索

磨云

不識

直半文錢

帝不契

可惜許却

達磨遂渡

江至魏

這野狐精不免一場魔

帝後舉問志

公

貧兒思舊債

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

和志

公

提出國始得好與

帝云不識

却是武帝承

案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

胡亂指

不向帝悔遂遣使去請

果然把不住

志公云

莫道陛下發使去取

東家

死西家

國人去佗亦不回

志公也好與三十棒

不

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

單傳心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若恁麼見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

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頭與武帝對譚并二祖

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一刀截斷洒洒

落落何必更分是非辨得辨失雖然怎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辦道奉佛誥詔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薦頭澆若透得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且道起寺度僧為什麼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與婁約法師傳大士昭明太子持

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真俗不二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

持所以道。叅得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自然
坐得。斲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
了然。超百億達磨。磨頭與他一撥。多少漏逗了
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
慈悲忒煞。又向道。不識。直得武帝。眼目定動。不
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拈來。即不
堪端。和尚有頌云。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
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

云誰欲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懺懼。
渡江至魏時。魏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
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
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號為壁觀婆羅
門。梁武帝後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
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
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
來武帝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

當時志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搯胡武帝却供他款道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卽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噥當時等他道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卽亦好損他出國猶較此子人傳志公天鑒四年化去達磨普通八年方來自隔十餘年何故却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

是觀音志公是觀音問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為什麼却有兩箇何止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論議師斥相指心而徧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端居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使於葱嶺遇師手携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

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也曠劫而受沈淪心無也剎那而成正覺且道達磨卽今在什麼處蹉過也不知

不知

聖諦廓然

何當辨的

對朕

再來不直半文
錢又焦麼去也

還云不識

因

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別人穿蒼天蒼天好不丈夫

豈免生

脚跟下已

監國人追不再來

兩重公案
用追作麼

千古萬古空相憶

望空啟告

休相憶

清風匝地有何極

大果
小然

雪竇向
草裏輓

云這裏還有祖師麼

番款那
作這去

喚來與老僧洗脚與更

三十棒趕出也未為分外作這去就猶較此子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向

鹽磚自然不犯鋒鏑若是無這般手段

纔拈着便見傷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

一掇一褰一貶只用四句楷定一則公案大凡

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據款結案而已
雪竇與他一拶劈頭便道聖諦廓然何當辨的
雪竇於他初句下着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畢
竟作麼生辨的直饒鐵眼銅睛也摸索不着到
這裏以情識卜度得麼所以雲門道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這箇些子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你
開口堪作什麼計較生時鷄子過新羅雪竇道
你天下衲僧何當辨的對朕者誰着箇還云不

識此是雪竇忒煞老婆重重為人處且道廓然
與不識是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
諭若是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橛諸方尋常皆
道雪竇重拈一偏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後
為慈悲之故頌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
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剗
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當時諸人即今
脚跟下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

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麼處若見
達磨便見雪竇末後為入處雪竇恐怕人逐情
見所以撥轉關捩子出自已見解云休相憶清
風匝地有何極既休相憶你脚跟下事又作麼
生雪竇道即今箇裏匝地清風天上天下有何
所極雪竇拈千古萬古之事拋向面前非止雪
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他又怕
人執在這裏再着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

麼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妨為人赤心片片又
自云喚來與老僧洗脚大煞減人威光當時也
好與本分手脚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
喚作驢則是喚作馬則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
名邈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去也且喜沒交涉
且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饒棒如雨
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

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金提不起一大藏
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麼
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箇禪字滿面慚
惶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究取

舉趙州示衆云

這老漢作什麼莫打這葛藤

至道無難

非難

易唯嫌揀擇

眼前是什麼三祖猶在

纔有語言是揀擇

是明白

兩頭三面少賣弄魚行水濁鳥飛落毛

老僧不在明白

裏

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處去

是汝還護惜也

無一箇

半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

與一撥舌

州云我亦不知

揆殺這老漢

僧云

和尚既不知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

麼處去

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

退一着這

老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唯嫌揀擇此是

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

洞然明白纔有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

差過了也。鐵釘膠粘堪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叅禪問道。不在揀擇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為什麼却教人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這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撥他。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

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若不是這老漢。被他撥着。徃徃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會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我亦不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會問。和尚既不知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撥。若是別人徃徃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柰。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聲。此是大手宗。

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本分事
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臂相唾饒你潑水殊
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
語只是天下人不柰何蓋為他平生無許多計
較所以橫拈倒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
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不答話不為人說殊不
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

三重公案漏口
含霜道什麼

言端語端

魚行水
濁七花

八裂捺
胡也

一有多種

分開好只一般
有什麼了期

二無兩般

何堪四五六七
打葛藤作什麼

天際日上月下

顛面根呈頭
上漫漫脚下

漫漫切忌
昂頭低頭

檻前山深水寒

一死更不再活還
覺寒毛卓豎麼

髑髏識盡喜何立

棺木裏瞳眼盧枯木龍吟
行者是它同參

銷未乾

咄枯木再生花
達磨遊東土

難難

邪法難扶倒一
說這裏是什麼

所在說
難說易

揀擇明白君自看

暗將謂向別人類
值自看不干山僧

雪竇知佗落處所以如此頌至道無難便隨後

道言端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似三隅反一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為什麼一却有多種二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領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才所以分開結裹筭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逗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

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不能會如此說話髑髏
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只這便是交加
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荅州云至道無難唯
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
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
白裏又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
既不知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
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問道底公案雪竇拽來

一串穿却用頌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今人不
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是通方
作者始能辨得這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巖如何
是道巖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巖
云髑髏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
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
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
血脉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什

磨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僧云未
審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
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
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雪竇可
謂大有手脚一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
無兩般雪竇末後有為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
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語言山河
大地一一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掇到未

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處是雪竇為人處揀擇
明白若自看既是打葛藤頌了因何却道若自
看好彩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
人理會不得設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
得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好
肉上剜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
知有向上事蓋天蓋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

不恁麼也得太廉纖生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得太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即是請試舉看

舉馬大師不安

這漢漏逗不少帶累別人去也

院主問和尚

近日尊候如何

四百四病一時發三日後不送亡僧是好手仁義道中

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

可煞新鮮養子之家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

云日面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

何得此道光輝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丹

霄若不知落處往往枯木崑崙差路去在若是

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

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為人處如今多有人道

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如今衆中多錯會

睦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

麼交涉驢年未夢見在只管蹉過古人事只如

馬大師如此道意在什麼處有底云點平胃散

一盞來有什麼巴臈到這裏作麼生得平穩去

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這日面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到此亦是難頌却為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諸人要見雪竇麼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

開口見膽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影像

五帝三

皇是何物

太高生莫謾他好可貴可賤

二十年來曾苦辛

自是你落草不干山僧事啞子喫苦瓜

為君幾下蒼龍窟

何消愁麼

莫錯用心好也莫道無奇特

屈

愁殺人愁人莫向愁人說

堪述

向阿誰說說與

愁人愁人

明眼衲僧莫輕忽

更須子細出箇退三千里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諷國所以不肯入藏雪竇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垂鉤四海只釣獐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以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似箇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

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
且道雪竇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
始見得他落處豈不見興陽剖侍者荅遠錄公
問娑竭出海龍宮震覲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
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遠云忽遇出
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鶻捉鳩者不信彌腰前驗
始知親遠云恁麼則屈節當宵退身三步剖云
須彌脚下烏龜立更待臨時點額回所以三皇

五帝亦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諷國
若恁麼會只是情見此乃禪月題公子行云錦
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
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屈堪述明眼衲
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直饒是
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
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緣

亦須應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看

舉德山到瀉山

擔板漢野狐精

拈複子於法堂上

不妨

令人疑着納敗缺

從東過西從西過東

可煞有禪作什麼

顧

視云無無便出

好與三十棒可煞氣衝天真師子兒善師子吼

雪竇

着語云勘破了也

錯果

德山至門首却云也

不得草草

放去收來頭上太高生末後太底生知過必改能有幾人

便具

威儀再入相見

依前作這去就瀉山坐次

冷眼看這老漢捋虎鬚也須是這般人始得

德山提起坐具云和

尚

改頭換面無風起浪

瀉山擬取拂子

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之中

不妨坐斷天下人舌頭

德山便喝拂袖而出

野狐精見解這一喝

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一等是拏雲攫霧者就中奇特

雪竇着語云

勘破了也

錯果

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

風光可愛公案未圓贏得項上頭失却脚下鞋已是喪身失命了也瀉山至晚

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

東邊落節西邊按本眼觀東南

意在西北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

靈龜曳尾好與三十棒這般漢腦後合喫多少瀉山云此子已後向

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後

下衲僧雪竇着語云雪上加霜錯果

然點

夾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講僧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說即心是佛遂發憤擔䟽鈔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輩看他恁

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油糍遂放下䟽鈔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什麼德山云金剛經䟽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荅得布施油糍作點心若荅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衆龍潭纔跨門便問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

和尚於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至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珎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接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

山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
瓦竭世樞機侶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瀉山盛化直造瀉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顛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特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聖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為到這裏須

是通方作者方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着得情見來是他心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瀉山老漢也不管他着不是瀉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瀉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

敗若不深辯來風爭能如此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一偈鐵樞相似衆中謂之着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住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瀉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瀉山拈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瀉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煞奇特衆中多

道瀉山怕他有甚交涉瀉山亦不忙所以道智
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
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
草芥人畜一時你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
喝散大眾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瀉山
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
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分疎
不下瀉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却法

堂着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
是勝是負瀉山恁麼是勝是負雪竇着語云勘
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聲訛極則處方
能恁麼不妨奇特訥堂云雪竇着兩箇勘破作
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
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
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瀉
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

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瀉山老漢不是好心
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
窟被這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瀉山
與他受記得麼喚作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得麼
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雪竇知此公案落處敢與
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來教人見若見
得去許你與瀉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不見切
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

言猶在耳過

二勘破

兩重公案

雪上加霜曾嶮

墮

三段不同在什麼處

飛騎將軍入虜庭

嶮敗軍之將無勞再斬喪

身失

再得完全能幾箇

死中得活

急走過

傍若無人三十

六策盡你神

不放過

理能伏豹穿却鼻孔

孤峰頂上草

裏坐

果然穿過鼻孔也未為奇持為什麼却在草裏坐

吐會麼兩刃相傷兩兩

三三舊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竇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
行於世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孰方可

下筆何故如此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參透
這公案於節角聲說處着三句語撮來領出雪
上加霜幾乎嶮墮只如德山似什麼一似李廣
天性善射天子封為飛騎將軍深入虜庭被單
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遂
許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身上馬推
墮胡兒奪其弓矢鞭馬南馳彎弓射退追騎以
故得脫這漢有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竇引在

頌中用比德山再入相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
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到不妨英靈有殺
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
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
人有底問着頭上一似衲僧氣槩輕輕撥着便
腰做段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些子相續處所
以古人道相續也大難看他德山瀉山如此豈
是英英莫莫底見解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

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雪竇頌到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雪竇道不放過瀉山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瀉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裏雪竇為什麼

道孤峰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

垂示云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眨眼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着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為淒泊昨日恁麼事不獲已今日又恁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

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舉雪峰示衆云

一盲引衆盲不為分外

盡大地撮來如

粟米粒大

是什麼手眼

拋向面前

下有什麼漆桶不會

倚執欺人自領出

打鼓

請看

瞻打鼓為三單

長慶問雲門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
門云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
解雪峰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

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
奪行市大瀉喆云我更與你諸人土上加泥拈
拄杖云看看雪峰向諸人面前放肩咄為什麼
屎臭也不知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
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勤
三上授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
也只為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你飯頭一日洞山
問雪峰你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

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
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
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
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鰲山阻雪謂崑頭云
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崑頭喝云
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曾中
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雪嶺忽然大悟
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如今人只管

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着怎麼正是
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
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豎宗教續佛
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
無你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衆
蓋為他曾見作家來所以有作家鉗鎚凡出一
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直
是超群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

是如此一日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鱉龜蛇汝等
諸人切須好看取時稜道者出衆云恁麼則今
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
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什麼處覓又云望州
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
前與汝相見了也時有僧出便問僧堂前即且
置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雪峰驟步歸
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衆只如道盡大地撮來

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
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洒落落
自然透得他圈纒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峰意在
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
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這裏須是箇真
實漢聊聞舉着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落情思
意想若是箇本色行脚衲子見他恁麼已是郎
當為人了也看他雪竇頌云

牛頭沒

閃電相似

馬頭回

如擊石火

曹溪鏡裏絕

塵埃

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須是打破始得

打鼓看來君不見

刺破

你眼睛莫輕易好漆桶有什麼難見處

百花春至為誰開

法不相饒

一場狼藉葛藤
塵裏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剗與

他領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麼見得透

底如早朝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

慈悲當頭一鉅擊碎一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銚無你湊泊處且

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一時道盡了也

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露些風規早是落

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

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

辜負雪竇古人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

理繫縛人曹溪鏡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

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

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
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
雪竇如此卽當領道打鼓看來若不見癡人還
見麼更向你道百花春至為誰開可謂豁開戶
牖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看來幽谷野
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為誰開

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

半河南
半河北

這裏不收
舊曆日

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

不免從
朝至暮

切忌道着來日是
十六日月如流

有代云日日是好日

收
不

出斗誰家無明月清風還
知麼海神知貴不知價

雲門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
接人纔跨門便搦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
云秦時轆轤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纔敲門
州云誰門云文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搦住云道
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闥內被州急
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作聲忽然大悟後來

語脉接人。一模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峰處去。至彼出衆便問如何。是佛峰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座衆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

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令俟王來呈之。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八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任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昔為賣香客。

等因緣劉王後謚靈樹為知聖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凡三生為王所以失通人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共數人幕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云大智脩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實輸却雲門總不言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顧鑒映又說一字禪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

懺悔門云露又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橛子相似後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門寬德山圓香林遠皆為大宗師香林十八年為侍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門云是什麼如此十八年一日方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門尋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為湊泊有抽釘拔楔底鉗鉗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

與入抽釘拔楔垂箇問頭示衆云十五日已前
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坐斷千差不
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日十五日已前這語
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
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
麼交涉他雲門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為人處垂
語了却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日此語通貫古今從
前至後一時坐斷山僧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

解他殺不如自殺纔作道理墮坑落壑雲門一
句中三句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此垂一句語
須要歸宗若不如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
說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
看取雪竇打葛藤頌曰

去却一

七穿八穴
屢去放過

向什麼
一着

拈得七

拈不出却
不放過

上下四維無等匹

何似生上是天下是地東
南西北與四維有什麼等

匹爭奈拄杖
在我手裏

徐行踏斷流水聲

莫問脚跟打
難為

入葛藤密裏去了也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亦無此消
依前只在草茸茸腦後拔箭是什麼
舊窠窟裏消息墮在平實處煙幕幕
未出這窠窟空生巖畔花狼籍
足下雲生即嚙漢勒破
也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八面盡法界向舜
來在什若多鼻孔裏道將一句
麼處動着三十棒
便打領自

雪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一
下了然後略露些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

解去却一拈得七人多作算數會道去却一是
十五日已前事雪竇薦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
却露出教人見去却一拈得七切忌向言句中
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多落在意識中
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始得大用現前自
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
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
宣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到這裏覓箇開口

楚辭集 卷一
處不得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是方便所以脫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之處誘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且道作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竇露此意教人見你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打成一片一一拈來更

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着着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着着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水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人多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也應踏斷縱觀

寫出飛禽跡終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亦如寫
出相似到這裏鑊湯爐炭吹教滅劒樹刀山喝
便摧不為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
無事界中復道草茸茸煙羃羃所以蓋覆却直
得草茸茸煙羃羃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與作日
日是好日得麼且喜沒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
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也不是草茸茸
也不是煙羃羃也不是直饒終不恁麼正是空

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曰空中
雨花讚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
汝何讚嘆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
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
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
復動地雨花雪竇亦曾有頌云雨過雲凝曉半
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

花動地來天帝旣動地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竇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何窮八面清風惹衣袂直得淨裸裸赤洒洒都無纖毫過患也未為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彈指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為體無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似舜若多神時雪竇正好彈指悲歎又云莫動着動着時如何白

日青天開眼瞌睡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觀如隔大千設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獨稱尊始較此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火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衆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翠巖集
只要重論蓋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
磨生看取下文

舉僧問法眼

道什麼猶如過狀

慧超咨和尚如何是

佛

道什麼眼睛突出

法眼云汝是慧超

依摸脫出鉢餒脫身打

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
方能如此荅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
臨時殺活在我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

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
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
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
佛所以法眼恁麼荅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
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
辜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
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向
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

卷一
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參請入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為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你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

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為你答則便問如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久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五位君

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
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着
法眼出世有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
久依疎山自謂得旨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
領衆行脚至法眼會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參
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
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
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

頌呈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
山法眼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有王侯
敵重吾不如汝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
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
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十字街頭垂手
為人也不為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法
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負處不見雲門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

王右軍集 卷二
妨顯赫試舉看頌曰

江國春風吹不起

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文彩已彰

鷓鴣啼

在深花裏

喃喃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豈有甚麼事

三汲浪高魚

化龍

通這一路莫謾大衆好踏看龍頭

癡人猶肩夜塘水籬扶

摸壁挨門傍戶袖僧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兔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角
諍訛處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法眼
閑楨子又知慧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

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
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此
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江西江
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
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
鷓鴣啼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
似鷓鴣啼在深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
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

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
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
鴒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
你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忒
煞傷慈為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
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庠夜塘水禹門三級
浪孟津即是龍門禹帝鑿為三級今三月三桃
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門頭上生角昂

鬚鬣尾掣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癡人向
言下咬嚼似庠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
已化為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大光錢買得
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頌極好只
是太拙雪竇頌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
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哉也不必
在我且問你作龍去即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

會則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
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
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
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相共證明若
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
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時將一莖草
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
且道憑箇什麼道理還委麼試舉看

舉翠岳夏末示衆云一夏以來為兄弟說話

開口焉
和恁麼

看翠岳眉毛在麼

又贏得眼睛也落
地和羣乳也失了

入地獄
如箭射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

生也
錯就錯

舌頭落地將
果然

雲門云閑

賊識賊
走在什麼處去
天下衲僧跳不

出敗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岳至夏末却恁麼示衆然
而不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五
千四十八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還有這

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時節翠品就中奇特看
他恁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古人垂一鉤
終不虛設湏是有箇道理為人人多錯會道白
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夏末先自說過
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
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
於人都無利益圖箇什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
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

問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
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聲訛着
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
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咄咄地與他酬唱作
什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
說許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的句下
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
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品脚跟長慶云生也人

多道長慶隨翠函脚跟轉所以道生也且得沒
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
處我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
金剛王寶劍直下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
斷得失是非方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閑
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
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人臨機酬唱自
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雖如此

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
也須子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
底手脚直下八面玲瓏雪竇為他一箇閑字和
他三箇穿作一串頌出

翠函示徒

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

千古無對

千箇萬箇也有一箇

半箇分一節

閑字相酬

不信道不妨奇特若是

失

錢遭罪

飲氣吞聲雪竇也

潦倒保福

同行道

這去就兩箇三箇

抑揚難得

放行把住誰是生同死莫謗他好且喜沒交

涉勞勞翠品

這野豁精合取口好

分明是賊

道着也不妨投教了

也白圭無玷

還辦得麼天

誰辨真假

多只是

從來無眼

長慶相諳

是精識精須是他

眉毛

生也

碧眼胡僧在什麼處從頂上至脚跟下一莖草也無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爭得名善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為後學着他言句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恠他不得雖然

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嵒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着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劒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為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你麼生會他道千

古無對閨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何直饒
是具透閑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
翠蟲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雪門失錢
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
抑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
處是揚嘮嘮翠蟲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
雪竇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脉轉却到這裏須
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蟲大似白圭

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
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末後却
方道長慶相諳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麼處
急着眼着

再示云明鏡臨臺妍醜自辨鑊錮在手殺活臨
時漢去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
道到這裏又作麼生若無透閑底眼轉身處到
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閑底眼轉身

處試舉者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

河北河南總說不

在河南正

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開也相

接前相睡饒你發水見

成公案還見麼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

不見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

門道如今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

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

知古人方便門中為初機後學未明心地未見

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西來單

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

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

謂之請益若是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

無有疑滯久參請益與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

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

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陽十八
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按問這僧致
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
這僧問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
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
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人喚你無事禪賺人不
少何故他問趙州州荅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所以只荅他趙州你若怎麼會三家村裏漢更

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
况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
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
遠錄公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肯不在
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
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拍盲便道無事
須是透過關捩子出得荊棘林淨裸裸赤灑灑
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

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
事但只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
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
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
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來時那裏喚天
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諸方陞
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
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是

地山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
猶如鏡上痕到這箇田地自然淨裸裸赤灑灑
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穩處在到這裏人多錯
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也不燒似則也
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着却是極則相似纔撥
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臘月三十
日換手捥脅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
麼答且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畢竟如何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
來當面示人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
也越州矍然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
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
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
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
知麼看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

智魯行水濁
莫謗趙州好

爍迦羅眼絕

纖埃

撒沙撒土莫帶累趙州撈天摸地作什麼

東西南北門相對

開也

那裏有許多門背却趙州城向什麼處去

無限輪鎚擊不開自是

你輪鎚不

到開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劍擬議即截却你頭
徃徃更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鬚致
箇問頭大似無事生事爭柰句中有機他既呈
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所以亦呈機荅不
是他特地如此盖為透底人自然合轍一似安

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問世尊
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
騎門闔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堅起
奉頭云開也合也
外道無語遂禮拜此語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
血脉不斷所以道問在荅處荅在問處雪竇如
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
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似趙州不移易
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爍迦羅

眼絕纖埃此頌趙州人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
他荅此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
不如此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
堅固眼亦云金剛眼照見無碍不唯千里明察
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得失別機宜識休咎雪
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既是
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目是雪竇見處如此你
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蠅蠹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辟立萬仞儻或不上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倒試舉看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

探竿影草

僧便喝

作家禪客且莫

詐明頭也解恁麼去

州云老僧被汝一喝

陷虎之機

僧

又喝

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未是只恐龍頭蛇尾

州云三喝四喝

後作麼生

逆水之波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

僧無語

果然摸索

不州便打云

若使睦州盡令而行盡大地草木悉斬為三段

這掠虛

頭漢

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似箇荆棘叢相似著手脚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千棒又見

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檐板漢又示衆云未有
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
辜負老僧睦州爲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雕琢爭
柰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
場只如他問近離什麼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
麼生這老漢也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
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
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未是被這老漢

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這
僧果然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
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
掠虛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
麼生合作麼生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
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腳踏實地漢誰管三喝四
喝後作麼生只為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據款
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

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恁麼

作者知

機變

若不是你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

若謂騎虎頭

回瞻漢虎頭如

何騎多少人恁麼

會也有人作這見解

二俱成瞻漢

親言出親口何止兩箇自

領出

誰瞻漢

教誰辨賴有末後句洎乎賺殺人

拈來天下與

人看

看即不無觀着即瞻闍梨若着眼則兩手搭空恁麼攀且道是第幾機

雪竇不妨有為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你一喝用有時一喝却你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

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

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直饒喝得興

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一點也無待我

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

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你什

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

有僧出西堂有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實那

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

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雖被睦州收他
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機變處
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岳頭道若論
戰也箇立在轉處黃龍心和尚道窮則變變
則通這箇此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
若識機變舉着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他道三
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
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麼知見

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
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
麼二俱成賠漢雪竇似倚天長劒凜凜全威若
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
竇後面頌只是下注脚又道誰賠漢且道是賔
家賸是主家賸莫是賔主一時賸麼拈来天下
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為什麼却
道拈来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也着

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麼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一終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
時有魔軍競起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
朝生百恠暮起千邪撼惑真如困勞法體菩提
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為珠玉
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

巨天飄蕩法城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
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密商量同為剪滅遣
性空為客使聽探魔軍見今屯在五蘊山中有
八萬四千餘衆既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十八
界雄兵並立體空為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
懷勇健之能直心為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
亂撥堅固甲執三昧鏘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
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

八正路邊排布遣大覺性為捉生之將游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截無明之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帥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逡巡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爾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邊掃除蕩盡生擒妄

想活捉無明領向涅槃場中以慧劍斬為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竭因茲三明再朗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清淨心王坐懽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樓自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絕囂塵共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魔軍既退合具奏聞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二

後學性一閱

弟子智軌梓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
呼等閑一句一言驚群動衆一機一境打鎖敲
枷接向上機提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
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看

舉黃蘗示衆云

打水碍盆一口吞盡
天下衲僧跳不出

汝等諸

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道着踏破草鞋。掀天搖地。何

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麼。不妨驚群動衆。還知大唐國裏無

禪師麼。光僧不會一口吞盡。也是雲居羅漢。時有僧出云。只如

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與一撥。臨機不得。不恁麼。禪

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直得分疎不下瓦解。冰消龍頭蛇尾。漢

黃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天

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

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植杖指

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請渡彼。即褰衣躡

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師咄云。這自了

漢。吾早知捏怪。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

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間云。巍巍堂堂。從什

麼處來。壁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為何

事。壁云。不為別事。百丈深器之。次日辭百丈丈

云。什麼處去。壁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

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

是不知來問却云某甲特地去禮拜福緣淺薄
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示丈遂
舉再參馬祖因緣祖見我來便豎起拂子我問
云即此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
祖却問我汝已後敲两片皮如何為人我取拂
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床
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不
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檗

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大用若
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
見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
見處宛有起師之作諸人且道黃檗恁麼問是
知而故問耶是不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
子行履處始得黃檗一日又問百丈從上宗乘
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
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起入方丈檗與裴

相國為友外友裴鎮宛陵請師至都以所解一
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
裴云不會璧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
形於紙墨何處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
大士傳心卽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
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
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

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低揖等閑人
後機鋒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為首座問云上
座在此多時何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問什麼
話即得座云何不去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
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曰蒙首座令三
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下山座
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可首座預去白璧云
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

樹去與後人為陰涼。檠云：吾已知濟來。辭檠云：汝不得向別處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話，不知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檠與麼老婆心切，為你徹困，更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檠佛法無多子，大愚擗住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於大愚脇下，趺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檠非干我事。一日，檠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

未知向上關捩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故却與麼道？所以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時愛罵人作噇酒糟漢人多，喚作黃檠罵人具眼者，自見佗落處大意，垂一釣釣人。問衆中有不惜身命底禪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佗道：只如

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一撥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佗從上宗旨有時擒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聾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

猶自不知有也

端居寰海

定龍蛇

也要別縑素也要皂白分明

大中天子曾輕觸牛說

麼大中天子在大地須從三度親遭弄爪牙

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

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為奇特猶是小機巧

若是大機大用現前盡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檗處乞命

雪竇此一頌一似黃檗真贊相似人却不得作

真贊會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凜孤風不自誇黃檗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峰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可僻守一隅愈

拾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檐荷愈沒溺古人道
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
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些子自然觸處現成
雪竇道端居寰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
驗取謂之定龍蛇眼擒虎兇機雪竇又道定龍
蛇兮眼何正擒虎兇兮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
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黃檗豈是如今惡脚
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載唐憲

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
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踟躕坐穆宗在位時因
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
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戒弟
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
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謀易
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大中作
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

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巖開
和尚會下後剃度為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開
遊方到廬山因志開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
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開吟此兩句佇思久之
欲釣他語脉看如何大中續云溪澗豈能留得
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開方知不是尋常人乃默
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
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

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
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常禮如是大中
云用禮何為檗便掌大中云太麁生壁云這裏
什麼所在說麁說細檗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
黃檗為龕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
師雪竇知他血脉出處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
爪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

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為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

錢蕢藜天下衲僧說不出

山云麻

三斤

灼然破草鞋指塊樹罵柳樹為秤鎚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荅佛話或云殷

裏底或云三十三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麻有僧問所以如此荅有底道洞山問東荅西有底道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遠路荅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是載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

管去向中求有什麼巴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
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戒第一
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
似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餉餅話
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
貼枰麻三斤千百年滯貨無處着渾身你但打
疊得情塵意想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
會去

金烏急

左眼半斤快鵲起不及火縮裏橫身

王兔速

右眼八兩姁娥宮裏

作窠

善應何曾有輕觸

如鐘在扣如谷受響

展事投機

見洞山

錯認定盤星自是關繫恁麼見

跛驚盲龜入空谷

自領

出是同坑無異土阿誰打你鷄子死

花簇簇錦簇簇

兩重公案一狀領過

依舊一般

南地竹竿北地木

三重也有四重公案頭上安頭

因思

長慶陸大夫

懶兒牽伴山僧也恁麼

解道合笑不

合哭

呵呵蒼天夜嘔吐是什半更添冤苦麼更打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王兔速與

洞山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
人多情解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
問着便瞠眼云在這裏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
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釣獐
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已雪竇是出陰界底人豈
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閑擊節處略露些
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
山不輕酬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

不敢輕觸雪竇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
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應頌云覲面相呈不在
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鎚影動寶劍光寒
直下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問近離
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
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
你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
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
煙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常接
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拔却楔
拈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各令灑灑落落
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
口洞山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顚脫豈同小
見後來出世應機脗三斤語諸方只作答佛話
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筋鞭丙丁童子來求

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雪竇云若恁麼作展事
與投機會正似跛鼈盲龜入空谷何年日月尋
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
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
簇會麼僧云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弓北地木僧
回舉似洞山山云我不為汝說我為大眾說遂
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
迷雪竇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

轉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
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底
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與麻
三斤只是阿爺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轉語決
是意不恁麼正似雪竇道金烏急玉兔速自是
一般寬曠只是金鋤難辨魚魯參差雪竇老婆
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因思長慶陸大
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頌只頭上三句一

時頌了我且問你都盧只是箇麻三斤雪竇却
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忒煞所以如此陸亘大
夫作宣州觀察使泰南泉遷化亘聞喪入寺
下祭却呵大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
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院主無語亘大
哭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後來長慶聞云
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你若作
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未沒有一箇字

不妨聲訛更道煖雪實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雪凝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聯
迹冷處冷如冰雪細處細如米未深之處佛眼
難窺密之處魔外莫測舉一明三即且止坐斷
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且道是什麼人今上事
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

白馬入蘆花道
什麼點

巴陵云銀梳裏盛雪

塞餅你明麼
十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
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教因見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
佛心宗繼為第十五祖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
無門為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只以
此箇為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還曾體究得
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
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着返披袈裟去在

且道是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大隋云什麼處去僧云禮拜普賢去大隋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裡僧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去雲門別去西天斬頭截

臂這裏自領出去又云赤幡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幡負墮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大寺中聲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鐘鼓為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通登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鐘者誰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

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
知負墮伏羲遂自開門提婆於是從樓上持赤
幡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前外道
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酬問提
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
赤幡義隨者幡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
止之但化令削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
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衆中謂之鹽多口常縫

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大事所以奇特
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作法嗣
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
如何是吹毛劒珊瑚枝枝撐着月如何是提婆
宗銀碗裏盛雪雲門云他日髡僧忌辰只舉此
三轉語報恩足矣自後果不作忌辰齋依雲門
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
答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不妨難會亦不

露此子鋒鏖八面受敵着着有出身之路有陷
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
自家透脫了却湏是過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
筇同人會石鞮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
擬將何法語玄談雪竇隨後拈提為人所以頌
出

老新開

千兵易得一將
離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麼端的
是什麼端的
頂門上一看

夢見解道銀椀裏盛雪

鰓跳不出斗兩重公
來多少人喪身失命

九十六箇應自知

兼身在內關繫還
知麼一坑埋却

不知却

問天邊月

遠也遠矣自領
出去望空啟告

提婆宗提婆宗

麼山僧在這
裏滿口含霜

赤旛之下起清風

百雜碎打云
已着了也你

且去斬頭截臂
來與你道一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
且道什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
如此說話成什麼道理去雪竇微露此子意道
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云解道銀椀裏盛雪更

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知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此話云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擲之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四陵道銀椀裏盛雪為什麼雪竇却道赤旛之下起清風還知雪竇殺人不用刀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今不

葛藤雲門云對一說無孔鐵鎚七花八

裂老鼻咬生薑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他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

教只消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
會却道對一時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
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
說那箇一法有什麼交涉非唯不會更入地獄
如箭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骨碎身
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
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
家穩坐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

活鱗鱗言猶在耳不妨孤峻

太孤絕

傍觀有分何止壁立千仞

豈有後

無孔鐵鎚重下楔

錯會名言是泥裏洗老漢也是泥裏洗

土塊雪竇

閻浮樹下笑呵呵

見四州八縣不曾見箇漢同道者

方知能有

昨夜驪龍拗角折

非止驪龍拗折有誰見來還有

證明

別別讚歎有分須是雪竇

韶陽老人得

麼啞

別別讚歎有分須是雪竇

韶陽老人得

打

一櫪

在什麼處更有一櫪分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退倒三午那一櫪又作麼生便

對一說太孤絕雪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危

光前絕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
你入處只是忒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
問來問問在荅處荅在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
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柰何不得這僧也是箇
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荅大似無孔鐵
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便文言用得甚巧闍浮樹
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吹琉璃樹映
闍浮洲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樹為名名闍浮拔

其樹縱廣七十由旬下有闍浮壇金聚高二十
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故號闍浮樹所以雪竇
自說他在闍浮樹下笑呵呵且道他笑箇什麼
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瞻之仰之讚嘆雲門
有分雲門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拗折驪龍一
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話雪
竇一時頌了末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何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橛且道那一橛在什

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

何

踴跳作什麼

門云倒一說

平出款出自人口也不得放過

荒草裏權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頭遍謂之請益

此是呈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柰他何雲門有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荅處荅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業緣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

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
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
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字為什麼却有
千差萬別且道聲訛在什麼處所以道法隨法
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
不得問處既聲訛荅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
賊馬趕賊有者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賓家

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
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雲門何不
荅他別語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一時打
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剜瘡何
故言迹之興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
一時無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還會麼
若不會到這裏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

放不下七花八裂須彌

分一節

在彼邊在

我邊半河南半同死同生為君訣泥裏洗土

由放你八萬四千非鳳毛羽毛相似太熱滅

如三十三人入虎穴唯我能知一將難別別

有什麼別處少求野狐精一隊擾擾怨怨水裏月青天白日

賣弄一腔時跳什麼

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
放過一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
敢與你入泥入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恁麼頌

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
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道雪峰雖與我
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全機透脫得大自
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何故為他無許多
得失是非滲漏處故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
人真偽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
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
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

漏宜已知之又有三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
古人到這境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生遇死
與你同死向虎口裏橫身於得手脚千里萬里
随你銜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
千非鳳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衆非鳳毛也南
史云齊時謝超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
文才傑俊朝中無比當世為之獨步善為文為
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宗作誄奏之武帝

見其文大加嘆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詩云朝
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
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會上四衆雲
集世尊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笑餘者不知是
何宗旨雪竇所以道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
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
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
門前刹竿着阿難遂悟已後祖祖相傳西天此

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
穴爭得虎子雲門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
師為人須至如此據曲录木牀上坐捨得教你
打破容你将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真
七事隨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不足者與之在孤峰者救令入荒草落荒草者
救令處孤峰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
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

却籠頭卸却角馱半田和尚有一頌最好靈光
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別擾擾
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機
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機莫隨他語句你
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如今作麼生得
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迴
絕若能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

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行而未
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
啄之機月殺活之鈎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建化
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若是本分事上
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

無風起浪作什麼你用許多見

解作清云還得活也無

割買帽相頭將錯僧就錯不可總恁麼

云若不活遭人怪笑

相帶累撐天挂地擔板漢

清云也是

草裏漢

果然自領出去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峰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孚輩同
時初見雪峰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後學
善能應機說法示衆云大凡行脚人須具啐啄
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
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不啄有僧便出
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麼處事清
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

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目所以鏡清門下有
啐啄之機這僧亦是他門下客會他家裏事所
以如此問學人卒請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
明機那裏如此子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
清也好可謂拳踢相應心眼相照便蒼道還得
活也無其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賓有主
有照有用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恠笑清
云也是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

脚手這僧既會恁麼問為什麼却道也是草裏
漢所以作家眼目須是恁麼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構得樞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恁麼便見鏡
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啐啄
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何是啐
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
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你麼生是你疑處僧
云失南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趕出僧後到雲

門會裏舉前託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
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
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禮拜穴云莫是當時問
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麼僧云是穴云你當時作
麼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
云你會也且道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
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麼風穴便
向他道你會也後來翠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

帷幄爭奈主曠人稀知音者少風穴拈云南院
當時待他開口劈脊便打看他作麼生若見此
公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
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竇愛他道草裏漢便頌
出

古佛有家風

言猶在耳千古榜樣

對揚遭貶

剝

鼻孔為什麼却在山僧手裏

子母不

相知

既不相知為什麼却有啐啄天然

是誰同啐啄

百雜碎

切且莫
錯認

啄覺

道什麼落
在第二頭

猶在殼

何不出
頭來

重遭

撲

錯便打兩重公案
三重四重了也

天下衲僧徒名逸

於過
了也

不須舉起還有名龜得底麼若名龜得也是
草裏漢千古萬古黑漫漫築溝塞壑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雪竇一句頌了也凡是出頭來直
是近傍不得若近傍着則萬里崖州纔出頭來
便是落草直饒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竇道古
佛有家風不是如今恁麼也釋迦老子初生下
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
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方酬得恰好所以
啐啄之機皆是古佛家風若達此道者便可一
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如火聚近
之則燎却面門如太阿劒擬之則喪身失命此
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
湍臼決定構這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賤剝則是
一賓一主一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貶剝謂之

對揚遭貶剝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
頌了末後只是落草為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
誰同啐啄母雖啄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
致母之啄各不相知當啐啄之時是誰同啐啄
若怎麼會也出雪竇末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
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無殼子母俱忘應緣不
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雪竇不妨落草打葛藤
道啄此一字頌鏡清荅道還得活也無覺頌這

僧道若不活遭人恠笑為什麼雪竇却便道猶
在殼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閃電機裏辨端
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
些子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喚作鏡清換人眼
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殼麼且得沒交涉那裏
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
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名邈誰不是名
邈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

衲僧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為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為本分宗師避箭畏刀焉能為通方作者針劄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大有人疑著猶有這

箇消林云坐久成勞

魚行水濁鳥飛落毛合取狗口安作家眼目錯

解綸

示衆云大凡行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緇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志而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荅祖師意甚多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

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不見切忌作解會香林
魯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有三句體調人
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坐久成
勞有什麼已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
腳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
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
指出一箇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

何處之行如麻似脫
栗成羣作隊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麼若會得百草頭上罷
却干戈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腳結交擇
友為同行道伴撥草瞻風是時雲門狂化廣南
香林得得出蜀與鵝湖鏡清同時先參湖南報
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八年在雲門處
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大根器居雲門
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門云
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

相契一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
又住三年云門室中垂大機辯多半為他遠侍
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
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住導江水晶宮後住青城
香林智門祚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化特來
入蜀參禮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八無數當
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
八十歲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

却籠頭卸角馱

從今日去應須灑灑落落還休得也未

左轉右

轉隨後來

猶自放不下影響響響便打

紫胡要打劉鐵磨

山僧拗折拄杖子更不行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驗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撥出放教你見

聊聞舉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方
能恁麼道若能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奇特一
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灑灑落落不
被生死所滌不被聖凡情解所縛上無攀仰下

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何必只是千萬
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後佛也悉皆
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便似紫胡要打劉
鐵磨相似其實纔舉和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
趙州岑大蟲同參時劉鐵磨在鴻山下卓庵諸
方皆不柰何他一日紫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
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
莫顛倒胡和聲便打香材荅這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
轉隨後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
事好試請舉看

舉肅宗皇帝

本是代宗此誤

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

何物

預撥待弄果然起模藺樣老大大作這去就不可指東作西

國師云

與老僧作箇無縫塔

把不

帝曰請師塔樣

與好

一國師良久云會麼

停因長智直得指東劃西將南作北直得口似

國師云不會

賴值不會當時更與一撥教伊滿口含霜却較些子

國師

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

顓位不_可倒禪床何不與佗本分草料莫捺胡人好放過一着國師遷化後

認定盤星可惜果然錯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子承父業去也

落任第二頭第三頭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也是把不住

開半合什麼半雪竇着語云獨掌不浪鳴兩兩三三作

語生解隨邪中有黃金充一國上是天下是地無這箇消

息是誰分上事雪竇着語云山形拄杖子拗折了也

畫無影樹下合同船祖師喪了也雪竇着語

云海晏河清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猶較些子瑠璃殿上無知

識吐雪竇着語云拈了也賊過後張弓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為太子時常愛參禪

為國有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為安祿

山僭據後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師在鄧

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巖道場是也四十餘年不

下山道行聞于帝皇上元二年勅中使詔入內

侍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無上道師退朝

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愠色欲奏其不便
國師具他心通而失見聖奏曰我在天帝釋前
見散粟天子如閃電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
宗臨御復延止光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
大曆十年遷化山南府青鎰山和尚昔與國師
同行國師嘗奏帝令詔他三詔不起常罵國師
名愛利戀看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為
國師他家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

代宗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
却是肅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辭代宗
代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
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起浪却道與老僧造箇
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做箇塔便
了為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妨作家
與你一撥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哥恠
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他一撥直得

口似匾檐然雖如此若不是這老漢幾乎弄倒了
多少人道國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
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謂良久便是啞子也合
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
尊良久外道禮拜贊嘆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
迷雲令我得入及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
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
人多向良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

云前面是珍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左邊是
觀音勢至右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箇獅子被
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麼帝曰不會却
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同是別
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
耽源却請此事請詔問之雪竇拈云獨掌不浪
鳴代宗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請
師塔樣盡大地人不柰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

一國之師為箇什麼不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
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便來為國師胡
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消一頌

祖庭事苑
出齊時

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

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
在國師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未
參耽源源言重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
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
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為人東
語西語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

沙彌
仰山

山後

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吐癡漢誰
在井中仰山不契後問瀉山山乃呼惠寂山應
諾瀉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
得體瀉山處得用也只是這一箇領子引人邪
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譚是譚論中間

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充一國帝與國
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瑠
瑠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
潭州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須官家眨眼顧視
云這箇是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
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
且道湘之南潭之北你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充
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作麼生

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
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
浪鳴不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道
山形拄杖子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
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
開戶牖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拈
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也好只
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

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
無縫塔子

無縫塔

這一縫大小
道什麼

見還難

非眼可見

澄潭不

許蒼龍

蟠見麼

洪波浩渺蒼龍向甚
處看這裏直得摸索不着

層落落

莫眼花眼

影團團

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
三三舊路行左轉右轉隨

後千

萬古與人看

見麼暗漢作麼生
看關黎觀得見麼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
是要見時還難雪竇忒然慈悲更向你道澄潭

不許蒼龍蟠五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冊我只
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子多少人
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會一時錯了
也不見道卧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
無風浪起又道卧龍長怖碧潭清若是這箇漢
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許蟠雪竇
到此頌了後頭着些子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
隨後說道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

你麼生看即今在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
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
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綫絲
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綫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
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己家珍高低普應前後
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文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

有什麼消息
鈍根阿師

只豎一

指頭

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熱則普天
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換却天下人舌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胝若不向指頭上會
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麼去
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非也恁
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
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圓明道寒則
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徹

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恠若也識得不消一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胝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入更不下笠持錫逸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是三問俱胝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胝又無對尼便行胝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

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胝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而示之俱胝忽然大悟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豎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

折指頭若不肯伊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
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
手撫掌見他西國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
悟也未為什麼承當處莽鹵若是不悟又道平
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
當時俱胝實然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
只豎一指因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
破你若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

易參只是難會如今人纔問着也豎指豎拳只
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徹髓見透始得俱胝庵
中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尋常以何法
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胝以刀斷
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胝召一聲童子回首俱
胝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麼
道理及至遷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
生用不盡要會麼豎起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

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
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
咒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識得這
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杓打
地和尚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佗
棒却問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
無業云祖師觀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
指示迷塗得之者不揀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

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即今直下休歇去頓
息萬緣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縱有眷屬莊嚴
不求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
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
機一時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不
會他古人省要處他豈不是無機閑轉換處為
什麼只用一指頭湏知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為
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他圓明道寒則普天普

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通上孫危萬
象森羅徹下嶮峻什麼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胝

癡兒牽伴同道方知不免是一機一境

宇宙

空來更有誰

兩箇三箇更有箇也須打破

曾向滄溟下浮

木

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峻生被草鞋有什麼用處

夜濤相共接音

龜

撈天摸地有什麼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擬令而行趕向無佛世界接得關黎一箇瞎

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諸訛奇特公

案偏愛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
誰今時學者抑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一答當
面提持有如此為人處所以道對揚深愛老俱
胝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麼自天地開闢以來更
有誰人只是老俱胝一箇若是別人須參雜唯
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至老死時人多邪解
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饒宇宙一
時空來只是俱胝老一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

溟下浮木如今謂之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
頭出頭沒不明自己無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
物於生死海中用一指頭接人似下浮木接盲
龜相似令諸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接盲龜
法華經云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
大善知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
佛世界互為賓主無佛世界坐斷要津接得箇
盲龜堪作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磕磕壁佇思停機一場苦
屈或有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散白
雲打破虚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
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麼人曾恁麼
試舉看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舊語也要

勸微云與我過禪板來

用禪板作什麼

牙過

禪板與翠微

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不

微接

得便打

看打得箇死漢濟甚事也落在第二頭了也

牙云打即任

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這漢話在第二頭賊過後張弓

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舊公案再問將來不值半

分濟云與我過蒲團來

曹溪波浪如相似無眼平人被陸沉一狀

領過一坑埋却

牙取蒲團過與臨濟

依前把不伶俐依條

越國髻髻揚州

濟接得便打

着可惜打這般死漢一摸脫出

牙云打

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灼然在兜窰裏作活計將謂得

便宜賊過後張弓

翠微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

血麼瀉山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

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住院後

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牙云肯即肯

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

大瀉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

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豎翠微臨濟亦不辜

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拶着猶可被箇衲

子挨着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
住不解放開我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
板拈起劈面便打五祖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
或云祖師土宿臨頭黃龍新云龍牙驅耕夫之
牛奪飢人之食旣明則明矣因什麼却無祖師
西來意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
看大凡激揚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
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

二老漢雖然打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
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
氣經歷山川參見尊宿龍牙先參翠微臨濟後
參德山遂問學人伏鏌鋸擬取師頭時如何
德山引頸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
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來洞山
云德山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
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

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
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
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他擔老
僧頭逸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
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
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

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
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他曲录
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
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參石
頭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頭
據座洩拂袖而出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洩
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
回頭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更

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章敬逃
禪床三面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
南泉依前逃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
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
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汝不是古人
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一件事如今人纔問着
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是怎麼明日也
只是怎麼你若只怎麼盡未來際也未有了日

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罷牙發
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
板來牙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
豈不知翠微要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曾為什
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
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裏作活計一向
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
走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怎麼問濟云與我過蒲

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
且無祖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為
什麼蒼處相似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
不亂施為他後來住院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
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則肯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人已落第二這
老漢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
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

道肯即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
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
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
雪竇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却
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事界裏
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
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
盡善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

亂施為前後相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親切龍牙雖不昧宗乘爭柰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索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骨襟裏事雖然如是妨用得太峻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為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竇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

瞎謾別人即得泥裏洗土塊天下人總知死水

何曾振古風

忽然活時無奈何界禪板蒲團及天下人出頭不得

不能用

教阿誰說你要禪板蒲團作什麼莫是分付關緊麼只應分付

與盧公

也則分付不着漆桶莫作這解見解

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裨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

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
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
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滅他威光人多錯會道為
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
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
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
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
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

與盧公往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
道分付與人要用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
自呼為盧公他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
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卧思前事添得盧
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
所以別頌要翦人疑解雪竇後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

人知然能有幾
人知自知較

一半

頌有

盧公付了亦何憑

盡大地討他
人也難得教誰

頌坐倚休將繼祖燈草裏漢打入黑山下堪

對暮雲歸未合一箇半箇擡着即遠山無限

碧層層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

湖深坑更參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麼
會去更莫守林待兔罽驢前一時打破無一點
事在胷中放教洒洒落落地又何必要憑或坐
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
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身處末後自露

箇消息有些子好處道堪對暮雲歸未合且道
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你道
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
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坐斷洒洒落落始較些
子遠山無限碧層層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
賢境界耶是觀音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
分上事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碧巖錄卷二終

合上章

東海出

子山耕則深畝畝且直且文然畝界相異
陰陽對峙故能一耕坐收而無苦勞之虞
計畝土畝內無耕田畝畝畝畝畝畝畝畝
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
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畝

